

数字化毕业展：从观看性到认知性

■蓝庆伟(成都大学)

疫情持续近三年,对于学制普遍在四到五年的高校学生来说,显然将成为改变他们后续人生的重要记忆。在教学习惯和生活方式方面有别于普通高校的美术学院,在疫情面前也被一视同仁。从2020年开始,伴随着线上教学、讲座这一超越空间知识获取方式的常态化,文化数字化成为新冠疫情以来最大的趋势。网络数字化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如此程度的关注,其受关注度从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可以看到。

数字化的战略化发展,预示着我们接收信息的渠道和方式的变化,以图片、视频类为主的社交媒体在新冠疫情之后连年爆火,成为人们信息获取与娱乐休闲时的主流选择。同时,信息的传播与接受也一改往日以图文为主的新闻形式,更多地以短视频、视频号这种更为直观、深入的传播方式展开,不论是机构还是个人,在做重要宣传时几乎都会采用影音兼备的数字媒体手段。

于美术学院的毕业生而言,毕业展无疑是大学阶段最为重要的一次展现,它承载着每个艺术毕业生在学业成果、艺术灵性、创作手法上的努力,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是艺术毕业生从学业向职业的一次转变,甚至是四年学业中最为正式的个人宣言。每年春夏之交是艺术毕业展绽放的时间,与新冠疫情前“火红的六月”所不同,曾经人潮人海中的线下观展逐步被线上展览所代替,即便是线下的展览也大多会将主要内容同期线上化。在线上毕业展的呈现中,网络推文的形式较为常见,主打方式是对线下毕业展的线上模拟或直接呈现,用平面化的推文构建着一个线下实体展览的线上版,比如从“展览前言”开始,逐步展现毕业生信息、毕业创作照片、创作说明、指导老师评语等。

但数字化展览不应该是简单地将线下展览线上化、推文化,而是要找到线上、线下展览认知体系的差异,了解如何应对这种线上、线下展览的冲突与融合,需要从数字化展览的特性出发,强调毕业展从观看性向认知性的转变。

观看性是线下模式毕业展的属性,强调观者与作品间的对话以及与作者间的交流,是最为直接的面对面。而线上展则不然——它虽然突破了观众的空间壁垒,也打破了展期的时空限制,但优势背后所缺少的是观者与作者、作品之间的互动性认知,推文的形式往往让观者将众多信息随手划过,用对普通网络图像的认知来定义完整的毕业作品,这显然将毕业作品狭义化,观者的观看时间和感官感受都被大大缩减。

认知性的线上毕业展则遵循数字展览的特性,强调跳出毕业展自身的桎梏,在“布展”时以数字展览和传播的方式为主,着力在线上毕业展览的认知性和艺术家个体性上做文章,通过观众信息接受的特点,以不同的形式来构建毕业作品背后的知识结构和创作过程。与线下展览作品所呈现出来的直观性、作者沟通的及时性相比,线上毕业展更像是茫茫大海中的一叶孤舟,充满着随机与偶然。

如何让观者在线上了解更多作品、作者的信息是数字性毕业展在认知建设中的关键。与数字媒介技术的科技性作品不同,以平面化为主的毕业作品,在线上的呈现仅是一张或数张图片,但数字化的手段却可以将其呈现更为丰富的影像故事。以数字科技中最为简单的视频为例,认知性故事可以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作者出境,介绍创作理念;二是过程记录,全面呈现创作过程;三是他人评述,增加客观的视角与评价;四是空间化展示效果,搭建不同虚拟化作品呈现空间。便捷的视频剪辑软件为视频制作提供着保障,视频这一时下最为流行的阅读方式能够让更多的观众接受,而视频在手机上的近距离播放比线下展览更能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合适的编排方式使其比起冷冰冰的文字和图片具备更多的温度。数字化手段的第二种形式是会议直播,这一在线授课的普遍手法,亦可以用在创作者与观看者的网络面对面中,通过直播连线的方式来完成作者对不同观者的交流与问题回答。除此之外,互动性、游戏化等手段均可在数字化毕业展中实施。

在具体的方法之外,数字化展览从观看性到认知性,在呈现观念上还需完成毕业展览群体化向毕业创作者个体化的转变。既然环境无法改变,就尽量让自己适应环境,施展智慧解决问题,劣势反而有可能转化为优势。



创作受限制 艺术不停摆

■潘风全(厦门大学)

从2020年春季新冠疫情爆发至今,这八百多个日夜,对艺术行业来说也不轻松。很多专业院校的常态化教学时常受阻,不得不根据各地疫情防控要求作出相应调整。今年开学我与学生六周的意笔人物课才上完三分之二课程,因疫情防控政策的收紧而按下线下教学暂停键,第五周起我与学生们再次告别画室面对模特写生的时光。

相比基础教学课,影响更大的即是每年的毕业作品展。其实不仅仅是毕业展,各地的艺术展览都在一定程度上艰难前行。一些处在疫情防控不确定因素的地方美术院校,从毕业创作草图开始,就以线上方式指导进行,但问题出现了,虽然学生身在不同地方各自家中创作,看似自由其实是困住了手脚,一是家中作画条件不及画室;二来一堆工具材料多不在身边,平时网购十分便捷,但在城际间物流受限或延迟配送的情况之下,影响可想而知。

纵使毒株“闹得欢”,也难不倒人们战胜困难的信心和毅力,更没有克服不了的问题。在尺寸方面,不再以大画幅尺寸攀比,而要求从小画幅章法布局表现;题材既可以是平时出外采风收集的素材,也可以围绕自己感兴趣的文学小说,倘若人在低风险区还可以小范围写生一些沿街周边风物,或是生意盎然绿植,家庭器物摆设,或是发思古之幽情古民居等等。以纯粹的绘画形式如点线面如肌理效果的尝试,完全徜徉在艺术自由探索的乐趣中即艺术至上主义,在疫情当下也有其闪光点。总之,尽一切可能把线上毕业展做得有声有色,学子们秉

着积极向上努力前行,心系远方,因为还有未之实现的人生目标和理想,在向他们招手示意。

犹如上述的在纸面上画布上完成的创作,实施起来相对方便,但另一些画种就不同了,首当其冲是需要特种材料或设备才能制作完成的如漆画,最大问题是颜料和漆板工具不易得,若无专门特别的制作工作室,学生在家中就无法以漆画材料完成毕业作品。所以疫情之下不少画种显示不出之前的规模化,不仅表现在尺幅上,还有不得不减少的制作流程。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具体的问题,面对疫情的不确定因素,艺术生毕业展不仅要改变原有的展陈方式,还要有针对性地减少个别画种固有的表达方式,因势利导,特别是大量靠特定材料完成的新画种、新媒体艺术等。

于是乎我们不由浮想联翩,倘若艺术家与不愿面对的疫情再次遭遇,又恰好在毕业展时间段降临出现,那么,依靠新材料才能实现创作理念的艺术家们,是不是要忍痛割爱?毕竟有各种限制特别是展示场所的封控,最后只能回归架上绘画的原路。尽管这几十年来架上绘画不断受到各种新潮时尚前卫观念作品的冲击,但那种想要一棍子把架上绘画打趴在地行为,实在让人费解。

还是那句老话“天无绝人之路”,尽管疫情之下有这么让人揪心烦恼的事,但作为生产力主体——人类,既求生存又要发展。较多艺术院校在毕业生就业措施上,一致性运用虚拟手段,通过线下、线上的互动方式,变不利为有利因素,扩大展览的社会影响力,拓宽毕业生的就业方向 and 渠道。